

新  
序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六釐米寬十五釐米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

信陽王氏  
四部堂識





新序



南豐曾



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又周之末世先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於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蓬起於中國皆偏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





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鞏集作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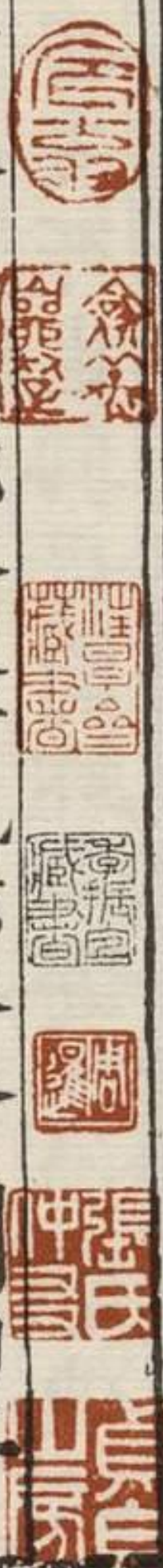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

子身正不令而行

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如神教見兩頭蛇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  
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  
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  
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俊巡而謝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  
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  
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之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  
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  
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



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謬謬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口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序一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謬謬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使使觀楚寶器

序一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惰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凡一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鵝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躡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鞅革者也夫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  
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  
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  
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五二

二二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馮嘉公年二月  
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  
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鏡刻  
之佳惡一開而可辨者可也辛丑夏五謙益題

新序卷第一





新序卷第二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cheng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策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sup>有</sup>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鬲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





龐恭以市虎喻魏王

茂以曾參殺人喻秦王

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  
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  
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  
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  
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  
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  
樛里子爲右丞相樛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  
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  
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

居二

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今向壽輔行  
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  
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  
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  
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  
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  
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  
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  
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  
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太王投杼



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擣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擣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擣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

序二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兵甲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曾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

一本作下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

民多

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庖有肥魚

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

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

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

五二

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

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

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

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

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

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

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

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

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

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何？鄒忌曰：敬諾。



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貪，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



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龍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相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還走相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相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

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



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鬻。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鹿。躡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侯悟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命孫叔敖定國是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

卷二

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王受士慶諫用爲相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莅政事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



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  
鳴鳴必驚人土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  
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  
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  
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  
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  
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  
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  
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  
不敢以死戲靖郭君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  
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  
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  
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  
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  
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拑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主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難，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阨，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彊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詔  
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









